

气糕里的“帝都”乡愁

张蓓

但凡去北京求学的人,都把北京戏称为“帝都”,入乡随俗,我们也不例外。今年9月,我家孩儿也到北京求学了。

去“帝都”报到前,我跟薇薇姐联系:“孩子要来北京读书了,我们要来北京,给您带点家乡的啥?”薇薇姐回我:“蓓,什么也别带,要带就带点开化气糕吧!据说现在有气糕干了,路上携带着应该方便些吧!”

气糕,又是气糕,到北京都快30年了,还是只晓得惦记家乡的气糕,真是出不了世!我嘴里嘀咕着,却还是满心欢喜地去渠道边的小吃摊上预定了两笼新鲜的气糕,又去土特产店选购了五袋气糕干。

落地北京,和薇薇姐稍稍寒暄,她接走了气糕,我们赶去孩子的学校报到,相约晚上在家叙旧。

办妥入学手续到了小区,已是晚上七点半。一进门,姐姐就端出两碗熬透的小米粥和一盘烤得黄灿灿的气糕。我、孩子、薇薇姐,还有毛毛(姐的儿子),我们四人,就在品尝油炸开化气糕佐北京小米粥中,在“帝都”北京清凉的晚风中,聆

听薇薇姐话家常……

薇薇姐寓居北京快30年了。30年前,才20岁的她参军入伍,成为了开化第一位正式入伍在北京的女兵。在北京某空军新兵连集训后,姐姐被分配去了哈尔滨、齐齐哈尔服役四年。在天寒地冻的北国,是家乡寄去的番薯干、南瓜干、冻米糖等零嘴,打发了一个青春年少少女的思乡之情。即将退伍的那年,姐姐参加军校考试,被解放军陕西西安的一所工程兵军校录取,西安求学四年,慰藉她心灵的仍然是家乡的土特产和风味小吃。每次回乡,姐姐总是大包小包,带足了家乡的吃食。那时,不管是到北京,还是到哈尔滨,还是西安,坐火车都得两三天才能到,开化带去的吃食,不但是旅途的陪伴,更是室友们的期盼。因为有着气糕、麻糍粿、马金豆腐干等开化食物和其他地籍女友吃食的大汇合,煎煎煮煮、锅碗瓢盆,寝室里总是欢声笑语,快乐的气氛驱赶了不少离家愁绪。姐姐军校毕业后,就提干留在了部队,留在了北京。

说话中,姐姐在开化老乡联谊微信群中发的图片和信息已经有了踊跃的回应。姐姐拍了我

买的那两笼气糕和气糕干图片,在微信群中发言:“开化气糕、开化气糕干已到!舌尖上的开化老家味道,欲品尝者从速。亲,数量有限哦!”“薇薇,给我留2块,我这就开车到你家!”“薇薇,我带孩子过来吃!”“薇薇,我妈嘴馋了,想吃开化气糕!”“薇薇,我在国外,一周后才能回,给我留点气糕干吧!怪想念的,亲!”“薇薇,气糕还不够解馋,咱得带着孩子,组团回家乡开化游玩啦!咱开化有个5A级景区根宫佛国,老外都点赞,孩子说也想回姥姥家去看看啦!”……

微信群里一片热闹。薇薇姐一边嚼着气糕喝着粥,一边看微信回微信。从她兴奋开心的笑容里,我看到她很满足、很幸福!我体会到了属于她的那份“小确幸”。在“帝都”北京,只要都是开化人,一块从家乡带去的小小气糕,就会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因为那是家的味道。

此刻,在背井离乡的“北京开化人群体中”,又多了一位小鲜肉。未来,我不晓得我家的孩儿会不会也像他的长辈们那样在开化气糕中寻觅着家乡的味道,但至少今天,在孩子正式离家的这一天,他也是吃着开化气糕上路求学的……

跪行

洋河沙

上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浙西山区一个半工半农的家庭,前有两个姐姐,后有两个妹妹。因为父亲在县城炼钢铁,吃剩的定量很少,所以一家6口的生计全靠母亲操劳。十根指头要管六张嘴巴,无计可施的母亲只得抽动我们这些小陀螺:老大休学挣工分,老二砍柴包灶孔,老三烧饭送点心,老四采草包猪槽,老五割草包兔笼。我不服气,问怎么让男的当伙头送点心,母亲斜我一眼,懒得理我。

“双抢”过后未久便该塞秧根了。那阵子,我每天午后都要给母亲送点心到田头。所谓塞秧根,就是待新插的秧苗生根返青后,在其根部塞入土肥,每株秧一小团,株株有份。土肥由焦泥灰拌人粪尿或氨水捏成,气味刺鼻。下田前,先将土肥分装进每人一只的小木船里,木船长六七十公分,一掌多宽,刚好可在秧苗空行里推进。每天下午3点,有线广播开始第三次播音,我闻声而动,往大瓷罐的稀饭里撒把炒黄豆,急奔田头。

七月的午后,日头火烧火燎,光着脚板勾着脚趾行走在出村的石板路上,灼痛钻心;马

路两旁的柏子树叶片垂垂,一副半熟的样子;原本吵死人的麻雀此时藏身树荫,眯眼闭嘴;唯有蠢斯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开锅了,开锅了”响彻四野。

半路上,外号“烂脚筒”的老光棍牵着小牛朝我走来。“小依尼(小孩俗称),给你娘送点心啦?”老光棍笑着问我,“呶,你娘在那边。”老光棍朝身后远处一指,又自言自语起来:“妇女地位高,背脊皮晒焦……”老光棍年轻时沾到日本兵放的毒气,脚杆烂透,村里念他不能下水,照顾他放养小牛,他落得轻松,走东转西,常说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远处的田畈里,塞秧根的大人们弯腰勾背连成一线;浮动在齐腰处的热流,闪闪忽忽,烘烤着青衬衣、绿背心和酱色的背脊,斗笠和草帽好像快要起火了。

我沿着田埂,努力搜寻着母亲的身影。我突然发现一个身影很出奇,比旁人矮好多,像是跪着前行的样子。这正是我母亲。我放声喊了一声“妈”,母亲应声站起,深一脚浅一脚,歪歪扭扭地跨出秧行,向我走来。上田埂前,母亲撩起田沟水,草草地洗了洗裤管和双手,然后卷起裤管,一屁股坐在自己的

那双破凉鞋上,接过稀粥呼呼地喝起来。

我蹲在母亲身旁,静静地看田水。翻耕时踩入泥里作青肥的青枝嫩叶有些又爬出了水面,沤在泥底的则不时生出几个气泡,随之漾起几缕褐色的汁液;几只小青蛙翻白浮在水面,四肢挺直,肚皮滚圆。我又侧头端详母亲。母亲胸前的衣服紧粘着皮肤,明显能沥出成串的汗珠,而背部的衣服却干得很;两只手掌比平时大了许多,吸饱了水的皮肤既白又糙,十根手指变得粗短了,指甲已被田水渍成深黄,指甲缝里尽是田泥。

见母亲快吃完了,我赶紧发问。我问:“小青蛙怎么会死呢?”母亲说:“田里昨天刚撒过石灰,今天日头又这么厉害,不泡死才怪。”我问:“田里的男人们都把裤管卷过膝盖,你怎么不卷呢?”母亲说,田水太烫了,而且那些短命的蚂蚱又特别喜欢她的皮肉。“那么,他们都站着勾腰塞秧根,你干嘛要跪着呢?”我接着问。母亲用筷子指了指脚丫说:“你看,连着十多天泡在水里,都烂到骨头了,实在站不了呀!”我顺眼细看,母亲的趾间全部溃烂,开着大大的裂口,脓水早已流尽,只有淡淡的血丝溢出。

神文

村歌展示

为深入挖掘本土文化内涵,唱响开化文化礼堂乡村“好声音”,助力“人文开化”建设,创建全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先进县,我县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邀请县内外文化人士(以本土作家为主)和谱曲名家填词谱曲,创作出一系列村歌。本报将陆续刊出村歌,以飨读者。

文化礼堂,我们快乐的家

—文化礼堂之歌

1=C $\frac{4}{4}$
 俞原地 黎于词 寒桑曲

(3 1 | 1 6 2 - | 1 2 2 6 5 - | 3 . 5 6 1 2 1 6 | 1 2 1 2 1 1 i) |

(男齐)
 1 1 1 3 5 6 9 | 3 5 6 2 3 5 - | 2 2 3 5 . 6 6 1 1 | 2 2 1 6 1 5 . |
 推开这扇门呀 走进快乐的家, 新楼房 老祠堂 吹吹打打,

6 5 6 1 i . | 3 6 1 6 6 . 5 3 | 2 3 5 6 6 2 i | 6 1 2 6 5 6 |
 村史(那个)荣誉 墙上挂, 民风淳外村也美, 家风厚 道明

8 6 2 3 5 . i | 8 5 3 2 3 . | 1 6 5 6 1 6 5 3 | 6 6 5 3 2 3 1 .) |

人人 夸 呀 人人 夸。

(女齐)
 3 . 5 6 3 5 5 8 | 8 6 6 3 5 - | 6 6 6 5 6 1 6 1 | 6 5 1 5 3 2 - |
 打开这扇窗呀 能走遍天下, 听讲座(那个)看看书 写写画画,

2 3 5 . 6 i 5 6 | i i 1 5 7 . 6 3 | 2 2 2 6 1 1 6 | 6 . 6 5 0 i 2 | (合)
 健健身(来)长长知 平台作用大, 邻里和睦成一 家。 唱吧

3 1 6 2 - | 1 2 2 6 5 - | 1 . 6 3 1 6 | 2 . 3 2 - |
 啦啦啦啦 文化礼堂 我们快乐的家,

3 1 6 2 - | 1 2 2 6 5 - | i i i 6 5 3 | 2 2 5 6 i - - | (0 i 2)
 啦啦啦啦 文化礼堂 唱唱歌跳跳舞 盛开文明花。

[2]
 2 2 5 6 1 2 2 | 2 - 2 5 6 | i - - - | i (0 6 6 i i i) |
 盛开文明花, 盛开文明 花。



我心目中的乡村

余彩君

期待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终点站是乡村。

除了自由的心,什么也不带上,我们开始了乡村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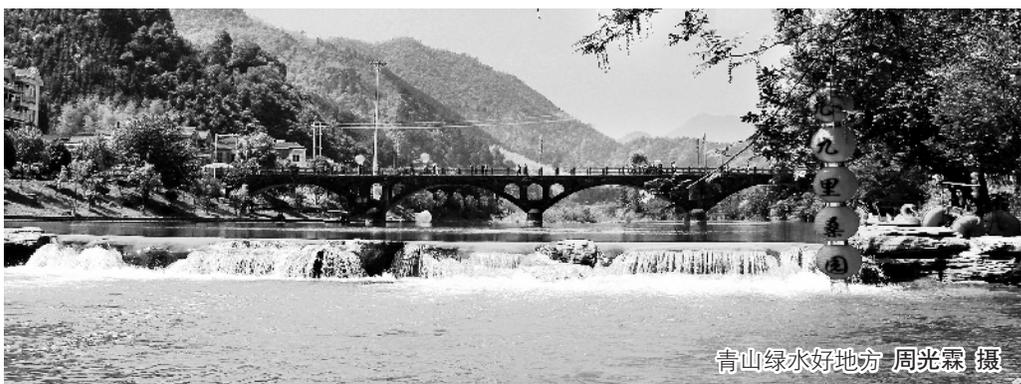
九曲连环绕山路,峰回路转忽不见。轻柔轻柔,天空下起毛毛雨。远处的山蒸腾起烟雾,青山不动,云隐过他的半面容。薄雾悠悠地走,带着辗转不休的依恋和不变的寂寞。缠绵不似多情儿女,只为一时刻为他的眉梢绘上“小重山”。走下车来,让风吹扬我的发,风在耳鬓厮磨,她说清晨第一颗露珠在出生的叶子上慵懒地滚动,如果不是下雨,他们会朝着太阳的方向奔跑。一定有什么,在蠢蠢欲动。闭上眼睛,听得见,听得见鸟雀呼晴,侵晓私语。我们属于这里,我们应该在这里。我们是山涧的一颗碎石也好,枯木也罢,我们应该留在这里。在这里,我们将找回那些失踪的梦,那些走丢的快乐。

继续翻山越岭,在山边的小屋旁,我们见到了一位老人,坐着小木椅在阴凉下静静地坐着,我们从他面前走过,他却不看我

们,没有反应。这是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已经上了年纪。也许一下午就在这里。他那么老,那么瘦,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刀刀旧痕,好像是城墙上的裂痕。只要自己生活在这里,不需去理会旁人怎样,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不被高速的时代推着向前。

在这被山重重包围的小村子里,时间变慢了。走出那条小路,睁开眼,满目青翠。风,虽已变软,还是剪短了桃红柳绿的开篇,油菜花也匆匆地走了。习惯了汽车和工地的声音的耳朵,想塞满了棉花,以为世界上已经没有其他声音。可是,走在路边,我听到青草和阳光在大地内部的喘息,鲜活均匀,坚定有力。青草的气息,在雨后,落满阳光的田野,清香袭人。万物如斯,亘古不变。不敢高声语,唯恐惊了这些生长的声音。徐徐行走,左顾右盼。这里的人不会走丢,路一直平坦,怎么会失去自己的方向?天地澄明,这里的人像旧物上的亮瓦,能直透过日光,怎么会让俗世浑浊了心?

我愿在此,与青山常在,与绿水长流。



青山绿水好地方 周光霖 摄